

新地文藝叢刊

第 八 種

鄉下先生

拓荒主編 黃穆著

上海新地書店刊行

新地文藝叢刊

種八第

生先下鄉

著穆黃 編主荒拓

行刊店書地新海上

中華民國卅年五月十五日付印

中華民國卅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鄉下先生（全一冊）

改售價一元八角

加匯費

著編者黃拓
發行者新地書店
主編者新地書店

版權印翻
有所必究

外埠特約經售處

重慶
蘭州
香港
衡陽
成都
溫州
貴陽
仰光
長春
寧波
福州
西貢
吧城
新加波
湖州
廈門
昆明
桂林
曲江
天津
台州
汕頭
西安

總發行所

外埠辦事處：金華

上海九江路二二〇號
第四〇五室

△本埠電話購書：七五五一四

書店

鄉下先生目錄

一 鄉下先生	一
二 賭窟裏的人們	三四
三 磯底的埋葬	七三
四 深晚的來客	八四
五 人的苦難	九〇
六 慘變	一〇二
七 邊徙	一三〇
八 社戲	一四六
九 老盲子的故事	一五五
十 末落	一六六
後記	一九三

鄉下先生

方大本好容易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於今年的暑假期中從師範學校裏畢業了。

畢業自然就是失業，可是這對於S縣的師範畢業生，却似乎不成問題，據教育當局說過，師範畢業生，每年預先早已統計好，而且預先籌劃的款，開辦小學準備按插師範生之外，並且還有一條法令，師範畢業生畢業以後，不許擅自別圖他業，必須為國家服務三年，以副培植之望。

方大本原不想做別的事業，倘使他有辦法從事他業的話，也早已用不到進師範學校來了，親眷雖好，臭銅錢是在他們的腰包之中，朋友呢？沒有錢也沒有力量，加以方大本從小就被父母遺棄養育的緣故，所以也無法有更大的企圖，老實說，方大本的學費，還是從前小學時的先生出的，現在既然已經學成了教師的模樣，便應當去試練試練，預備賺點錢來，報答出錢的先生。

臨近畢業的時候，校長劉先生曾經這樣的說過一席話：

「你們現在已經畢業了，到社會上去一切都要謹慎，社會像一面篩子，要把你們在社會的篩子中篩，倘使你偶一失望，便要從篩的空隙中跌下來了。今年暑假中，你們不能專事坐在家裏等，待生意，應該外面去跑跑，也可以知道些教育界的近況，就是從前母校中也可以去玩玩，不要添人，切記切記。一方面，由我和局長去接洽，派到什麼事便做什麼事，不能因為錢少了或者路遠了便不去，這是最大的毛病，派校長派教員，也還是一樣的幹教育事業。」

方大本忽然記憶起來了，於是想出去跑跑，跑到外邊，汗流浹背，奔波了一天，連半個消息也沒有，祇是遇見了些同樣的命運底同學。

方大本坐在家中很是納悶，要看報吧，却須走到縣政府門前的公共閱報板那邊。六月的太陽像火一般的，他有點怕事。

一天。

方大本剛剛從床子爬起，捲了席子，在天井中捉臭蟲，外邊忽然有人敲門。

「誰？」

「方先生！」

方大本打開門來一看，却是不認識的，看他手中捏了一封信，還有一本帳簿。

『方大本敲印。』

方大本聽了，心頭是別的跳了一跳，自己接了信和帳簿却預備去蓋印了。豈知那送信的人，似乎窺出什麼祕密來了。

『方先生，恭喜，恭喜。』

方大本又是一呆，想就拆開信來看，却又要去找自己刻好的印。「恭喜什麼？喜却何因？」方大本不懂，及至他把帳簿送回那使者，那使者說。

『先生已任校長了，討點喜錢。』

『校長喜錢，唔！』

方大本連忙拆開信來看了，隨卽就去借了四角錢去給他，那人冷落了面孔向外便走，連謝也不謝。

方大本心中又是驚又是喜，重新再拆開信來看，原來是張訓令，臭蟲不要捉了，細細讀它三遍再說吧，方大本一字不放鬆的讀了：

令方大本

查本縣縣立北橋初級小學校校長陳觀三另有任用所有遺缺即着該員接充此令

局長胡光堂

中華民國×××年×月

日一

方大本接到了這件訓令，腦海裏胡思亂想了一陣，覺得校長雖然委着了，可是怎樣去做呢？北橋又在什麼地方呢？怎樣地去會見陳觀三而辦理移交接收的事務呢？於是方大本却反而毫無頭緒了，沒有辦法想，還是劉校長那裏去走一趟吧！

方大本現在走往太陽之下，再不像前幾天探聽消息那麼的怕事了，汗儘讓他汗濕衣服，面孔腦袋儘曬，踏到劉校長家中，僕人回答說是早已到茶館去了，於是方大本又匆匆的趕到茶館裏。

劉先生果然伸直了脚在抽捲烟。

「劉先生。」

『你校長了。』

劉校長坐直了身體，預備給方大本斟茶，方大本連忙接過茶壺來自己斟了。

『你們前十名的同學，我早已接洽好了。』

劉校長笑嘻嘻的說着，接着又轉了一轉念頭：

『你是北橋還是金山？我有些配不起了。』

『北橋。』

方大本從袋口裏遞出訓令來傳給劉校長。

『不要看，我知道的。』

劉校長是老行政家，這種起碼訓令真也不要看。

方大本喝了一口茶，許多話又說不出了。

『接事終會了吧！』

劉校長對方大本看了一眼，方大本看看劉校長若四邊坐的都是些校長之類的大人物，自己念頭得渺小了。

『接事，不知道呵，劉先生。』

方大本羞愧的說着。

『現在還要先生，將來也應該記記先生的好處，不要連來也不來。這是最後的一番訓誡了，方大本連連稱『是不會的。』

於是劉校長開始講了。

『先到局裏去晉謁局長謝委，局長不在，科長也好的，不過胡局長大概是自己出來的。』

劉校長又燃了一支捲烟，方大本的視線隨了劉校長的手指轉了一圈。方大本祇是點頭。

『陳觀三的地位就可問局裏的收發處，他們會得告訴你，去訪陳觀三必須特別客氣，幸而陳觀三是調升好缺，要是先任校長是撤職的話，移交不肯，使你不好接收，有的校鈴不肯交出，那
你可惜了，但也有辦法的，現在幸而陳觀三是升缺，一定情願願辦移交的。』

方大本這才明白，原來其中有大大的困難的，幸而敢說陳觀三是升缺，自己終算交了好運，

劉校長接着又說了。

『到鄉下去移交接收，本錢船票都應該你的，接收時，物件交點清楚，尤其是歷年訓令案卷

要特別注意，送他出去，也該請請陳觀三的，這是交際的惡習，一時在中國還是沒有辦法去剷除的。」

方大本却以爲劉校長說完了，心頭就想到局裏謝委去了，那知還有話要說：

『現在你的順序是一、謝委，二、謁該區教委，三、訪前任校長辦理移交接收，四、籌備開學。』

方大本於是立起身來告辭了。

『謝謝劉先生。』

『有困難可以來呵！』

劉校長最後的叮囑使方大本的一個鞠躬禮行了九十度之外。

方大本很順利的晉謁了胡教育局長，第三區教委馬乃然先生，以及前任校長陳觀三，一切事情已經講妥，不過對於陳觀三的要求八月份薪金各折一半，這件挖苦的勾當，雖然已經答應下來，但是心裏終有點難以形容的痛恨，校長剛做了幾天，分文無進，暗下却已被剝削了半個月的薪水，況且馬上就要下鄉辦移交接收的工作，少不了又要用點錢，這話又去對誰講呢！

「幹教育事業是神聖的，」方大本開始對這一句話懷疑了，這簡直是狗屁，否則陳觀三那

裏有面目說出這句話來呢？

「這是老例，方先生自然會明白。」

「唔好的！」

方大本想想真虧得這位高升的陳校長說得出這種卑鄙的話，明明知道自己是新近畢業的師範生，却又說是「自然會明白的」！呸！這些狗狼養的，拐騙了青年的胆白的心。

於此，方大本才明白，教育是什麼了！

方大本從此疑惑起事業的前途來了，什麼普及鄉村教育，剷除文盲，原來不過是教育行政當局領了官費來銷銷差使的，至於在下的人，除鄉下先生城裏教員之外，校長們都有祕密撈錢的方法的，所苦腦的不消說就是鄉下先生一身兼三職，一、當校長，二、做教員，三、充校役，工作的繁重可想而知，然而待遇則低，於是鄉村小學在中國難以整頓的事實明而顯見，至於城裏教員吧，雖較鄉下先生好勝一籌，但大多數的重務也還是在他們身上的，於是城市小學，在中國祇能粉飾外表而免行政當局之注意，功課盡可拆拆爛污的，鄉下城裏一體虛偽，中國教育不衰而言何。方大本到底剛從學校中畢業，忿恨一時，片刻即烟消雲散了，也許自己太瞎想，將來腳踏實地。

地去做了，或者可以圓滿自己的意志。

二

預約陳觀三赴鄉的日子到了，方大本又從外祖母那裏借了四塊錢來。

可憐，借錢原是不容易的，平時方大本在學校裏連半個另用也沒有的，怎麼他外祖母現在反而給了他四元，方大本捏在手裏等分量，外祖母貼自來火匣所耗去了一年的老邁的精力，使他握得急急的，感激得連眼淚也流下來了。

外祖母並不需要他將來還債這四元錢，十幾年來爲他出學費的錢，也從不會說過要他將來還債，當方大本每次到他外祖母那裏去的時候，總看見有慈祥的微笑在她的枯老的頰邊，爲愁苦的生活所擠出的縫紋，像網一般的滿佈在她底臉上，她總是說：

「不要紀念我，祇要想想你的父親和母親就夠了，你爲方姓擇氣，讀書要用功呵！」

於是她又微笑了，她像是看見了自己的女兒和女婿，她把一切的希望統統從笑渦中濶出交給了方大本，然後她摸摸索索的拿出了錢，慷慨的給予了方大本。方大本往往在這時痛苦起

來，像一條臘製的線牽住了他的精神，於是他也出暗的沉倒了頭。

好在是方大本還明白外祖母的苦心孤詣的爲他打算，所以方大本也就一直是一個莊嚴膽白的青年，外祖母勉強的微笑，隨時跟從着，使他不能有半點忽略越軌。

『做校長了，好哇！你父母正在歡喜你呢？』

這回，外祖母的微笑却收斂了，她在痛惜自己底女兒不能看見她兒子的光榮了。

方大本又激動了，眼睛跳躍起一條條銀花來，淚水不知道怎樣會潤濕了眶子，方大本被幾方面的刺激鼓動得很是不安。

回到家裏，太陽正掛在天空的中央，行李已經整理好了，一條席子，一條被絮，一隻被重物壓損了的籃包，都在一旁等候出差。

方大本預備趁二點準的一班汽油船，據陳觀三說到鄉下不過五點鐘光景，看看隔壁人家的掛鐘却還不到一點，他的心頭紊亂不堪，像一團亂麻。

開學已經三個星期了，方大本三星期來的差使，校長，教員，校役，工作都不會有半點倦怠，他所覺得稍為有點遺憾的，便是太冷靜了，四點鐘一放學，改改卷子，看看書籍，休息的時候，坐在院子中寂寞得可以聽見自己的心跳。

北橋是臨近太湖邊沿的一個小鎮，在那裏，有一半的鄉人是靠捕魚過活的，有一半鄉人則以耕種爲生了。北橋小學就在鎮東的村莊上開設着，一所土地堂已經被孩子們佔有了十幾年了。堂門首有一塊橫額，是用磚頭砌成的，字蹟已經被白粉所飾沒，而就在字蹟之上層已經寫有「縣立北橋小學」的仿宋字樣了，走進去便是一個寬大的院子，兩面相對的兀立着四棵青松，再上則有石級三條，一間正屋，神龕凸出的已經被白報紙所糊沒，中懸國父孫總理的遺像以及遺囑，並在左右各加上一面旗子黨旗和國旗。學生坐位都已破敗不堪，雙人桌約有三十餘副，一塊黑板已經漸漸地淡灰而光滑了，往屏門後面有三間黑暗的房屋，一間是辦公室，一間則是住房。

方大本吃飯，就包在小辮子的學生毛妹妹的家裏，當他第一次走到毛妹妹的家中去吃飯的時候，被許許多人注意了，尤其是孩子們，個個都奇怪的睜大眼睛看新到的先生。

「看呵，看呵！」

「先生來了，不是陳先生！」

「這是什麼先生呵！」

孩子們像一羣蒼蠅盯住了一塊肥胖的肉。

「年紀真輕，已經做先生了。」

有些誠實的鄉人都看見了方大本年輕的體格和相貌，好像很羨慕的樣子，異口同聲的在宣說着。

「先生個屁！」

方大本也輕輕地聽到的，這是一個老者的聲音，方大本簡直起了一個寒陣。

第一次夜飯吃得兩碗，方大本要緊回到學校裏去了，那知土場上全騎滿了人，再踏進學校，豈知院子裏也坐了些人。

方大本無可奈何，自己也只好搬一只凳子出來坐坐，院子長滿了青草，涼風一陣一陣拂來，甚是舒適，不過蚊蟲比較多些。

天空裏七月的星河，很高地閃着光。

方大本又是奇怪又是歡喜，他突然發現好像剛才同桌吃飯的小辮子的孩子，也躺在那裏，於是方大本找着了談話的朋友了。

「你叫什麼？」

方大本溫溫存存的問，心裏想這個孩子為什麼還不去睡呢？

「我妹妹。」

「那麼你姓什麼呢？」

「姓，不曉得。」

毛妹妹笑了笑嘴，一條小辮子搖了搖。方大本這才失望了。

「十歲嗎？」

「十二歲。」

方大本驚奇的看了他一眼。

「不去睡嗎？」